



### 夜光杯·左联青年写作计划

“生命诚可贵,爱情价更高,若为自由故,二者皆可抛。”当我念出殷夫翻译的这句诗,最后一个音节轻轻落在剧场中时,这部讲述同济著名校友、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事迹的红色英烈剧《铸诗成剑》也随之落下帷幕。这二十个字,是全剧最厚重的收尾,更是殷夫短暂而炽热一生的生动注脚。作为同济大学表演专业2018级学生,这是我硕士毕业前夕,最后一次以在校生的身份在《铸诗成剑》中演绎殷夫。从2021年首演至今,这部剧,已陪我走过六年、演过七轮。

2021年,于我是极不寻常的一年。这一年,我满了21岁,褪去几分稚气,学着长大;这一年,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,山河同庆,薪火相传;更巧的是,这一年,我接到了演绎殷夫的任务;而殷夫牺牲那年,也正是21岁。三个“21”的交织,像一束跨越时代的微光,把我这个21世纪的青年学子,和那位以诗为刃、以志为炬的革命先辈,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红色英烈剧《铸诗成剑》是同济大学表演专业师生为校园文化建设推出的又一力作,我倍感责任重大。而首演的创排周期只有不到一个月,短得让人措手不及。那时,殷夫于我,只是校园里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,是课本中

## 演殷夫的这六年

吴佳炜

《别了,哥哥》的作者,是老师口中“同济人的骄傲”。我知道他是英烈,却从未真正走进过他的世界,不懂一个21岁的青年,在山河破碎、风雨飘摇的年代,为何能作出“若为自由故,二者皆可抛”的决绝选择。而彼时的我,刚步入大三,虽说学了几年表演,有一些基础,但要演好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英烈,能做的,唯有拼尽全力去琢磨,去练习。

为了靠近殷夫,我把日子过成了寝室到排练厅的两点一线。每天我都会第一个来到排练厅,对着镜子琢磨他的眉眼、语气和肢体动作。琢磨他在同济校园读书时,眼神里该有的对知识的渴望、对未来的憧憬;琢磨他投身工人运动时,声音里该有的冲破黑暗的热血、改变命运的决心;琢磨他身陷囹圄时,眉间该有的对信仰的执着、对死亡的从容。那些日子,我还特意准备了一双布鞋,这三十天里,无论排练还是休息,几乎日日穿着。没什么特别的想法,只是觉得,穿上这样一双鞋,或许能更贴近他一些。我想借着这双布鞋,去感受他当年踏在同济校园、踏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的真实触感,去体会他奔走呐喊时的坚定与滚烫。

我把殷夫的诗作翻来覆去地读,字句都记在心里。《别了,哥哥》里,他与阶级决裂的决绝;《血字》里,他作为时代尖刺的呐喊,都成了我读懂他的钥

5月1日,是“夜光杯”创刊80周年的纪念日。

1946年的5月1日,上海《新民报·晚刊》创刊。至此,中国报纸空前的“五社八版”格局生成。副刊“夜光杯”同时问世。这一天的沪版《新民报》共四开4个版,“夜光杯”占了一半,可见副刊之重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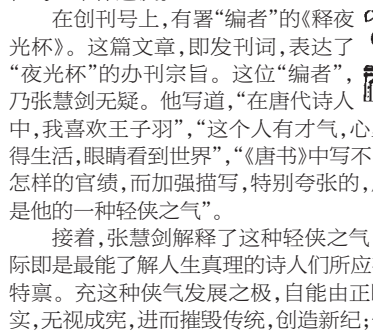
为什么叫“夜光杯”?

10年前,张林岚的一篇《夜光杯的由来》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他写道:“1946年5月1日新民晚报上海版创刊前夕,报社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在广西路129号的蜀陕川菜馆请几位主要的筹办人吃饭。酒过三巡,老板问起副刊名字,张慧剑触景生情,举杯一笑:‘就用这个了,葡萄美酒夜光杯。’”到2016年,解放前就在《新民报》工作的老人,近百岁的张林岚是硕果仅存的一位了。他的回忆,自具权威性。

“夜光杯”的创刊号刊2版和3版。刊头,是沈尹默所题,娴雅俊逸,刊头画,是高龙生绘“凉州词诗意图”,画一着现代军装的军官在马上举杯邀饮。

在创刊号上,有著“编者”的《释夜光杯》。这篇文章,即发刊词,表达了“夜光杯”的办刊宗旨。这位“编者”,乃张慧剑无疑。他写道,“在唐代诗人中,我喜欢王子羽”,“这个人有才气,心里懂得生活,眼睛看到世界”,“《唐书》中写不出他怎样的官绩,而加强描写,特别夸张的,反而是他的一种轻侠之气”。

接着,张慧剑解释了这种轻侠之气:“实际即是最能了解人生真理的诗人们所应有的特质。充这种侠气发展之极,自能由正观现实,无视成宪,进而摧毁传统,创造新纪;倘着



个转身、一个眼神,都要反复打磨几十遍,不敢有半点马虎。有好几次,因为抓不准他面对战友牺牲时的悲恸与坚毅,我在空荡荡的排练厅里崩溃;有好几次,台词念多了,情绪起伏太大,嗓子哑得说不出话,含着润喉糖也得接着练。那段日子,高强度的排练

让我暴瘦了十五斤,脸颊都凹陷了下去,室友总说,我眼里心里,全是殷夫的样子。也是在那段排练的日子里,我慢慢了解到,殷夫被称为“最饥饿的诗人”,革命路上的他,常年忍饥挨饿,历经磨难。我没有刻意去模仿这份“饥饿”,可这十五斤的消瘦,竟意外成了我与最真切连接——那一刻,无论是身形还是心灵,我感觉到我自己第一次真正靠近了他。

现在再想起那些日子,不觉得苦,反倒觉得格外珍贵。

2021年首演那天,聚光灯打在我身上,心里既紧张又激动,但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内心深处的暖意。那一刻,我好像真的穿越了百年,和那个21岁的革命青年,进行了一场无声的对话。我能感受到他骨子里的热血与赤诚,能摸到他心底对信仰的坚守,更能懂他作为一个21岁青年,面对生死时的从容。

每次《铸诗成剑》演出结束,总能在各大社交平台,看到观众写下的一篇篇观后感。没有华丽的辞藻,字里行间满是信仰的力量与心底的感动,那一刻,我真切体会到,殷夫的

## “夜光杯”的创刊号

### ——报史拾贝之十一

李天扬

眼于全社会的人民生活时,则这种诗人,又往往是最悲悯、最勇敢、最开明的文化战士。”张慧剑最后自勉:“好好发扬你的轻侠精神,并扩大你的视野,多为人民大众的生活福利说几句话吧!”

让我们来看看“夜光杯”的创刊号上,是如何表现这样的轻侠精神的。

首先,在版面的中心位置,是叶浅予的漫画《接收大员》。抗战胜利后,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腐行为臭名昭著,曾被人民讽为“劫收大员”,有“五子登科”之讥。“夜光杯”创刊初始,即大胆直指矛盾核心。

再看言论,在“夜光杯”上,有两大言论专栏,一个是赵超构的“今日论语”,这个言论栏目,直到今天还保留在《新民晚报》的头版上。当年,赵超构的笔名为“沙”。这第一篇,题为《伪“自白书”》。在这篇300多字的杂文里,赵指出,陈公博等汉奸们的“自白书”里,竟然还夹杂着一些牢骚和“卖国理论”:“比起收复区的种种情形来,‘我们做汉奸的是有权利说自己的种种情形’,这同样是对国民党当局抗战胜利后行径的辛辣讽刺。另一个专栏,名‘桅灯录’,作者为‘朱儒’,他就是夏衍。‘朱儒’在一年多的时间里,写了一百多篇杂文。夏衍也是杂文圣手,在短短500字不到的篇幅里,竟然写了两篇讽刺杂文:《此是何礼》和《女祸》。前一篇,是嘲笑工会开会,会议代表向

市长钱大钧行三鞠躬礼;后一篇,是质疑后勤部司令渎职,迁罪于名伶董芷苓。“今日论语”和“桅灯录”的杂文,往往在五社八版同时刊登,成为五地《新民报》的共同心声。

在刊头之下,是“谷风”写的《为了黄金而战》,非常直接明确地指出,美国参与打二战,是出于一个黄金储备大国的考量,打败了德国,“使他的黄金减除了一个大威胁”。这种从经济视角入手分析战争的思维方式,直到今天,仍不无价值。“谷风”即《新民报》老报人钱谷风,实在是独具只眼。

另一个副刊版面,同样不可忽视。在此只说头条:《冯友兰的天王圣明论》,作者“白芜”,是《新民报》老报人施白芜。此文颇长,有1400字,分两天刊登。文章驳斥了冯氏“只有圣人,最宜于作王,所谓王,指社会最高的首领”之论。谁都知道当时的“社会最高首领”是何许人也。在5月2日刊登的文章结尾,施白芜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冯先生未必有意作帮闲论,但我们却因之恍然大悟,为什么冯先生并不想做官而却被供上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宝座之故了。”

“夜光杯”从诞生的第一天起,就这样奠定了为民呐喊的轻侠精神。倘若以为,报纸副刊无非就是茶余饭后、琴棋书画、花鸟虫鱼,即使谈不上错,至少是不全面的。正是本着为民呐喊的轻侠精神,第二年,“夜光杯”刊载了著名的政治讽刺诗《冥国国歌》,成为传诵至今的新闻史佳话;正是本着为民呐喊的轻侠精神,1982年《新民晚报》复刊以后,“夜光杯”上林放的“未晚谈”杂文洛阳纸贵;正是本着为民呐喊的轻侠精神,“夜光杯”首发了巴金晚年最重磅的几篇“随想录”……

## 俯仰集

齐铁偈

归里  
往事记斯今,旧居无可寻。  
村童多长大,半已换乡音。  
往行上虞博物馆  
桥西又向西,雨后天路迷。  
低首幽花落,抬头好鸟啼。  
饮茶天台  
林深过客稀,片雨挂斜晖。  
一缕茶烟起,闲望翠微。  
望生  
朱墨新犹湿,团团泼洒间。  
万痕归一笔,笔笔写春山。

我一直觉得,我和同里有些说不清的分缘,我在那里总是很幸运。

2017年我在本赛中脱颖而出,获得挑战权进入天元赛决赛,也就是说,我可以去同里了。那一年的卫冕冠军是陈耀焯,他已经在同里连着拿了八届冠军。陈耀焯拿冠军厉害,吃小龙虾也厉害。每年天元赛决赛大都在四月份,吴江的棋迷都会带着他去吃小龙虾。我很早就听说,个头挺大的小龙虾,陈耀焯能吃200个。每次在同里决赛期间,都比对手吃得多,他也都赢了棋,成了冠军。我虽然也喜欢吃小龙虾,但肯定吃不过他。

那几年是我的巅峰期,好胜心也很盛,赛场上的成绩都不错。所以去同里,我其实就是奔着冠军去的。第一场比赛结束后,我们会有一天的时间休息。果然,吴江的棋迷来邀请我们吃小龙虾了。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想要成为天元,所以肯定不能去赴约啊。我记得陈耀焯出去吃小龙虾的那天晚上,我就在酒店里随便吃了点什么,然后去游泳池游泳了。没吃小龙虾,我果然赢了。从那一年开始,我在同里连赢了三次。不吃小龙虾就能拿冠军,如今回忆起这个“梗”,就是轻松地笑笑。那时候自己年轻,胜负心真的很重。

为什么说我我觉得同里是我的福地呢?因为能在天元赛第四次夺冠,我自己没想到,大家也没想到。两年前,我又一次获得了天元赛的挑战权。要知道在这之前,我已经有五年没有拿过全国冠军,也感觉自己的棋力有些下降。

## 不吃小龙虾就能拿冠军

连笑

家里。杭州因为租房住,东西放得并不多。从住所的更迭,也可以看出我喜欢城市的便捷与生活的诗意相融合。

这些年,我去过国内外许多地方比赛,同里与围棋是特别契合的。一来到这里,心里就特别踏实、特别安定,杂七杂八的想法也都消失了,很快就能进入下棋的“入定”状态。

一晃,同里天元赛40周年了,我也成了棋坛的“老将”。希望以后能一直同里来看看,来走走,更好的是,来下下棋。

(本文作者为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届、第三十八届天元)

天元杨鼎新:  
“围棋教会我的,不只是棋盘上的攻城略地,更是处世的从容。”

我和天元赛40周年  
责编:华心怡

## 十日谈

我和天元赛40周年 责编:华心怡

前些时,在“抖音”上见有退休人士称,自己走遍了全国的山水名胜,归来反而有点“意兴阑珊”,觉得“该看的都看了”,生出一种“倦旅”之感。

东坡《送参寥师》有句:“阅世走人间,观身卧云岭。”我倒以为可视为旅游者箴言。“阅世”就是观察社会,体察民情;“观身”是于自然中感悟人生,认识自我。旅游者若得“阅世”“观身”之乐,或许不至于“该看的都看了”之后的疲倦。

我虽然距“该看的都看了”还很远,但也有过轰轰烈烈从一个景点奔赴另一个景点,浮光掠影,走马观花之类的体验。可总觉得,旅游不在于跑了多少的地方,留下多少照片,而在于有过怎样的感受,得到了怎样的乐趣。袁宏道《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布记》中说:“一旦见瀑,

形开神彻,目增而明,天增而朗,油虑之纵横,凡吾与于数年淘汰而不肯净者,一旦皆逃匿去。”一见瀑布飞流,身心俱朗,胸中块垒为之尽消,这是旅游所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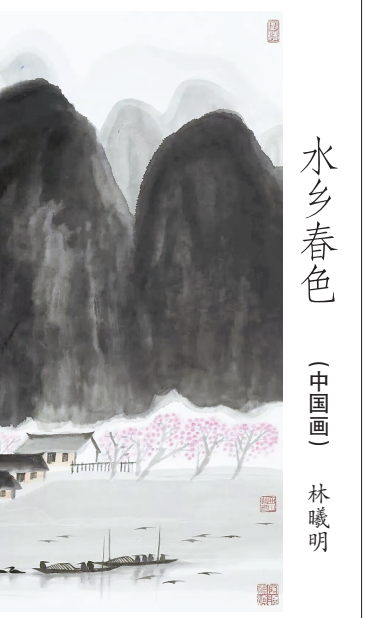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在横断山上见到绿绒蒿,形开神彻,目增而明,天增而朗,油虑之纵横,凡吾与于数年淘汰而不肯净者,一旦皆逃匿去。”一见瀑布飞流,身心俱朗,胸中块垒为之尽消,这是旅游所获。

有人在横断山上见到绿绒蒿,形开神彻,目增而明,天增而朗,油虑之纵横,凡吾与于数年淘汰而不肯净者,一旦皆逃匿去。”一见瀑布飞流,身心俱朗,胸中块垒为之尽消,这是旅游所获。

## 何以不“倦旅”

雪后斋

留下难忘的感受:“想象一下,在海拔数千米,空气稀薄寒风凛冽的荒凉石缝间,突然看到一朵耀眼的花,在阳光里轻轻颤动——你会不会觉得,这简直是从冰雪中走出的精灵?它的花瓣薄如丝绸,却能在风中挺立,仿佛在向世界展示,美丽与坚韧可以并存。”一簇明艳的绿绒蒿,给人带来了惊喜,这又是旅游所乐。



水乡春色 (中国画) 林晓明

诗,其蕴含的精神力量早已跨越百年。而这,或许就是我们表演专业学子,在文化传承的路上,能尽的一份力、能传递的一份独特力量。我们生在和平年代,不必像殷夫那样,以生命赴信仰、以热血赴山河,但我们理应接过他手中的“剑”。这把剑,是对家国的热爱,是对信仰的坚守,是一名表演专业学子在追求艺术之路上的明

灯,是同济人刻在骨子里的担当。

那个和我同龄的革命青年,用他短暂却璀璨的一生告诉我,21岁的芳华,不只有诗与远方,更有信仰与力量,足以化作那夜路上星点般恒常的微光。



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往往为找到诗歌境界而旅游。一次,他在湖水之滨、树荫之下,遇见一群随风摇曳的野水仙,“这一片水仙,沿着湖湾,排成延续无尽的行列,一眼便瞥见万朵千株,颤动着花冠,轻盈飘舞”。这情景让他难以忘怀,“从此,每当我倚榻而卧,或情怀抑郁,或心境茫然,水仙呵,便在我心目中闪烁——那是我孤寂时分的乐园,我的心灵便欢欣洋溢,和水仙一道舞蹈不息”。他的妹妹多萝西陪同他一道旅游,写下了《苏格兰旅游回忆》,成为游记名篇,这更是旅游所得。

现代的旅游已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,各种深度游、体验游也受到欢迎,开眼界、拓视野、打卡、放松当然都是丰富生活的好途径。但如果能并不以“该看的都看了”为终极追求,或者能够发现更多的欢乐吧。